



方冬晴◎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狼沟

方冬晴◎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狼沟 / 方冬晴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227-03965-5

I. 野…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487 号

野狼沟

方冬晴 著

责任编辑 周立军
装帧设计 陈 谦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965-5/I·1050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反思爱情	001
第二章	追求温饱	013
第三章	舌战群官	028
第四章	好梦恨短	041
第五章	长跪不起	047
第六章	桃子婚宴	056
第七章	分道扬镳	066
第八章	母亲复活	076
第九章	脱颖而出	085
第十章	狼洞探险	095
第十一章	策划开发	106
第十二章	乞求资金	118
第十三章	找铁饭碗	124
第十四章	自力更生	135
第十五章	光棍联盟	150
第十六章	小楼地震	161

第十七章	忍痛割爱	171
第十八章	光明使者	179
第十九章	成才之道	189
第二十章	同性相吸	198
第二十一章	海阔天空	214
第二十二章	妇女回流	227
第二十三章	成人之美	236
第二十四章	芳年耳顺	245
第二十五章	置身狼群	260
第二十六章	回归自然	271
第二十七章	难忘初衷	280
第二十八章	剩余爱情	286
第二十九章	久别重逢	295
第三十章	弃旧迎新	306
第三十一章	法人财产	316
第三十二章	熊口余生	326
第三十三章	求证狼群	333
第三十四章	黄金铺路	342
第三十五章	旧梦重续	360
第三十六章	搬起石头	372
第三十七章	无心插柳	377

第一章 反思爱情

尤创新今年已经高中毕业了，当她去拿毕业证书时，第一眼就发现性别栏上写了个男字，她“噢”地叫了一声：“错了，又弄错了！”

校长看了一眼毕业证书摇头笑道：“照片是分头，本来就像个男生，这就得怪你自己了！你刚来学校那天，我还把你送到男生宿舍了！今后上大学可得把头发留起来。”

尤创新留分头是为了节省时间，早晨起床不用梳头，更不用扎辫子，一天省下一分钟，一年就省下六个小时！每当别人笑话她留分头时，她总是长瓜子脸上不红不白地辩解着。她没有一般女孩的怕羞感，只要她自认是对的，就从不迎合别人的口味和习惯，背地里人们总笑她痴呆，缺乏女人的魅力。她已经十八岁了，至今还没接到过一份求爱的情书。是她长得丑吗？还是有什么缺陷，对男孩没有吸引力？不！她在男孩的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是高不可攀，她的个头大，身高足有一米八，上体育课排队她总是在最后。有一次体育老师让她当排头领着跑步，她的上身短下身长，迈开大步一跑就把大伙甩在背后老远。许多男生同她说话都得仰着头，她在同学中真有点鹤立鸡群了。她给人的第二个印象是目光犀利，脸色冷峻，难得见她颜开一笑。她缺乏美女的杏核眼，而是单眼皮，虽然不大却总是瞪着有神，那种劲头好像要透过表面现象直取事物本质一样，谁要跟她撒了谎，让她那么一瞪不禁会有点心虚胆寒，再配衬上她那张缺乏笑容的长瓜子脸，小小的脑袋，细长的脖子，给人的感受是压力大于魅力。

尤创新最怕老师检查她的立正和稍息姿势，因为她平日习惯于两脚平行拉开距离地站着。当别人笑她像个打手要跟别人打架似的，她就反唇相讥说：“这样站着基础牢，冷不防给踢一脚、推一把、撞一下也不容易倒！”

这种站姿是从小跟父亲练武术学骑马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多少次挨过体育老师的批评，说她两个脚跟总是并不到一块，一些男生就乘机偷着笑，说她裤裆里挟了个东西，才并不拢。还有个淘气的男生竟大声嚷嚷，让老师去检查一下她裤裆里到底挟了个什么东西，给她拿出来就好了。下课后，尤创新就满操场去追打这个淘气的男生，她腿长，他腿短，他当然跑不过她给抓着就拱手求饶，尤创新扭着他的胳膊，硬逼他说“不喊了！不敢了！”这才放了他。那些看热闹的学生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叫道：“黑豹！不能饶了他，叫他下跪！”“叫他磕头！”那个淘气的男生自我解嘲道：“我是黑熊，其实黑豹根本打不过黑熊！让她，好男不跟女斗。”这个男生的外号叫淘气包。

尤创新外号叫黑豹，因她脸色黝黑，跑得快又十分灵巧，班里男生没人能打得过她，不仅女生受了气要找她帮忙，就是男生也有来找她帮忙打架的。有一天，镇里是集，卖肉的同买肉的打起来，卖肉的拿刀追赶买肉的，跑进学校院里，没人敢上前劝阻，只见尤创新真像一只黑豹，一个箭步蹿到卖肉的面前，双手握住卖肉的两只手腕子抬腿用膝盖一顶他的小肚子，只听“妈哟”一声，那把割肉刀“当啷”一声落了地，操场上齐声喊好，“黑豹万岁！”校长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尤创新同学如果今年考不上大学，就聘你给学校当保安，跟老师一样开工资。”

尤创新住在野狼沟，从家到镇里上中学要翻越一座大山，凭她这条长腿也得走上十来个小时，一般人在冬天是不敢翻山的，因为两头不见阳光，都怕遇见狼，夏天白天总会比冬天长出三四个钟头，危险不太大。野狼沟的邮件都由村里运送水果的马帮代劳，为了保险起见尤创新决定自己来取高考录取通知书。这次来校当然就不能住在学校了，只好去住这个镇里的旅馆。房间脏不脏、有没有异味、半夜三更会不会有人进来，这些问题全然不在她考虑的范围，只有明天到校能否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才是她唯一担心的大事，她在床上辗转反侧地合不上眼。如果落榜是复读还是回沟里同父亲一块干罐头厂的活呢？

失眠对人是一种折磨，尤创新不甘心受这种无端折磨，她扪心自问：失眠的本质原因到底在哪？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她分析的结果是前者不是后者，是主观上拿不定主意才导致的思想斗争，当事情只有一种可能

时,也就不会有思想斗争了。于是她要求自己必须立马作出唯一的判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准备回家干活,考不上也不复读,像父亲一样当个农民,搞水果加工和果园生涯,死心塌地了也就很快地进入了梦乡。

次日穿过小镇里的裤裆街,一进学校大门,心立刻又忐忑不安地跳动起来,她又告诫自己:“别慌!不上大学了,还跳什么?”两鬓有点花白的校长一见面就问她:“你的第一志愿是什么?”

尤创新本能地用手按压着自己的心胸说:“我不上大学了,回野狼沟去!”

校长神秘地微笑道:“瞧!青岛机电学院电力系。”校长把手里的录取通知书举到头上,好像一个战士在挥舞着胜利的旗帜。

尤创新的长瓜子脸上终于也像个姑娘一样黑中透红地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几个男同学开玩笑道:“你们看哪!黑豹也会笑啊!”

尤创新像群星捧月一样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走出学校大门。她不敢去问别人都考上没有,因为那是每个落榜生最敏感的痛点。一年一度的高考,对于小镇中学来说,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总是凤毛麟角。尤创新今天似乎身轻如鸟飘飘然地来到了裤裆街的三岔口,去等野狼沟的马帮,静下心来以后,她才发现自己的肚子在饥肠辘辘地叫起来,原来是忘记了吃早饭。这时她才注意到小镇裤裆街在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的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来上学那阵只有两条路,在南边那一条通向县城,西北边那一条通向省城,都是土道,刚能跑过一辆大汽车,如果对面来了车,就得减速到跟人走的那么慢相互擦肩而过。三岔口上有镇政府、医院、邮局、旅馆、饭店、银行、商店、汽车站,都是些平房,寥寥可数的几家公共设施在开门纳客,装饰着街面。转眼之间过去了五年,裤裆街两边都焕然一新变成了楼房,两层三层较多,四层五层的也并不稀罕,只有那些六七层以上的楼房才叫人看了心情兴奋,马路拓宽了两倍,虽然商店门口都停着汽车,这些汽车之间的马路上还有汽车对开,最不安分守己的是那些商店,把锅碗瓢盆和大包卫生纸都摆到人行道上来扩大地盘。饭店也不示弱,竟在人行道上搭起凉棚,在塑料布底下摆上桌椅板凳,招揽过往客人吃饭,行路匆匆的过客只好绕到马路上,在临时停泊的汽车中绕弯穿行,人行道成了商店和饭馆的殖民地。汽车鸣笛声、拖拉机马达声、沿街叫卖声和商店播出的音乐声共鸣成一首不和谐的交通

响曲，这里还偶尔掺杂着一些更不悦耳的大呼小叫和破口骂人声。站在路边的尤创新翘首以待的马帮铃声，早已被城市噪音淹没得石沉大海了。她手搭凉棚遮住太阳已经看到了野狼沟的马帮，从东南边马路上向三岔口走来，同快速奔跑的那些汽车相比，背驮重物的马帮不免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

手牵头马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头上戴了一顶款式新颖的遮阳帽，白色的帽檐又长又向下倾斜，保护住了他那张白净的瘦脸，不像尤创新那么黑，总是露在阳光下。他的个头几乎同尤创新一般高，俩人站在一起不相上下，沟里人都认为他俩是挺般配的一对，他每逢站到尤创新面前说话时，总把胸脯挺得高高的，脚跟也自觉地力求向上翘，唯恐比她矮了，而尤创新又总爱劈开双脚站着，这就矮了一点才和他一般高了。他叫尤寻租，是野狼沟村村长的儿子，是野狼沟第一个高中毕业生，他没考上大学，连高中毕业证书都是经过两次补考才勉强拿到的，他对高中阶段的所有课程都没有兴趣，他逢人便亮出自己的遮羞布说：“老师教的和书上说的那些玩意都太脱离实际！有什么用？有谁会照着书本说话？按书本去办事准碰钉子！”他见了尤创新的第一句话就问她考上了没有，当他看到尤创新雀跃般地蹦跳着、炫耀着手中的录取通知书时，心中不禁掠过一阵阴云，神色立刻阴沉下来，那张瘦脸没有一丝喜悦的笑容，连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词都没有，好像他听到的不是喜讯，而是法庭的判决词，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和尤创新能不能再成为般配的一对……

“寻租，咱们到前边吃碗兰州拉面吧！我请客。”

“我吃过饭了，你自己去吃吧！”他无精打采地回答着，不敢抬眼去看那张长瓜子脸上难得一见的微笑。

“一个大小伙子就是吃过饭再加碗面条也撑不着！”

尤寻租沉吟了半天才找出推托的理由：“交警不让停留！”他把头马背上的两口袋草料挪到后边几匹马的驮架上，把缰绳递给尤创新，然后就领着马帮向西北方向的山路走去。

她牵着那匹光溜溜的枣红马向尤寻租招呼道：“你不用等我，吃碗面就会追上你，山上见！我给你用塑料袋带一碗好在山顶上吃。”

尤创新牵着枣红马离开闹市，在一家拉面馆前将马拴在树干上，吃了一

碗拉面好像一个枣掉进肚里，又端起自己的空碗对服务员说：“再来一碗吧！”厨房里的炊事员又端出一碗拉面给她，她接过来放在桌上说：“我让你用我用过的碗再来一碗！我给你三碗的钱。”

服务员和炊事员相视着笑道：“噢！你是怕换碗吃饭不吉利。”

尤创新去更正道：“换碗不卫生，会增加传染病的概率。”

尤创新左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边是热气腾腾的拉面，右手解开拴马的缰绳，枣红马顺从地被牵着走，碰见学校里的淘气包，迎面喊道：“黑豹小姐，你要能骑马，我愿意跪下给你当马凳，你可以踩着我后背上马。”淘气包嬉皮笑脸地说。

“谢谢你，我不愿意委曲别人。”

“那么我抱你上马，扶着你上去！”

“谢谢，我自己来！”

“连马凳子都没有，你腿再长一只手也上不去啊！”

尤创新的右手将缰绳在马脖子上绕了一圈挽成个活扣，一边走一边轻轻拍了一下马臀，枣红马稍微小跑起来，同她拉开了距离，尤创新抬起长腿开始助跑，挨到马身时，猛地一蹿飞身跃上马背，两条长腿像老虎钳子一样紧紧盘绕着马肋，枣红马得到了主人的信息立即像箭一样奔跑起来，四蹄扬起，飞尘成了一条尾随的长龙，淘气包击掌高呼：“黑豹神啦！”

马帮慢悠悠地爬行在上坡的羊肠小道，漫山遍野的青草和秋果放射出奇异的芳香，这十二匹马儿几乎都难敌住路边野草的诱惑，一有空闲就偷吃几口，还不断地突突打着响鼻，似乎在庆幸着自己的意外收获。夏天在备课和高考中匆匆过去，今天的太阳已经减却了盛夏的炎热，特别是在海拔近千公尺的高山上，秋阳高照、凉风嗖嗖，颇有高处不胜寒的味道。尤创新那条港裤和衬衣虽然都是长袖却显得太单薄了，在半山腰上追到马帮的末尾，她就下马步行，既节省了马力又增加了自己的热量。她同领队的尤寻租说话总在大呼小叫，这不仅仅是由于相距太远，更主要的还是尤寻租今天不爱说话，他沉浸在一种悲伤的预感中，因为尤创新考上大学以后就会像鸟儿一样远走高飞了。即便能够回家看看，也只是蜻蜓点水而已，同自己再也不会是很般配的一对了！越想越感到前景渺茫，心中冰凉，而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反而淡

薄了，两条腿不停地挪动着，嘴却闭得很紧。

“寻租！快歇会吧，你把这碗面吃了，也让马儿吃点草。”尤创新在后边大呼小叫，空山谷还不断传出回响，这时候尤寻租才回过神来，太阳老高已近中午了，正好脚下来到一块高山平台，两人搭把手卸下马背驮架，驮篓中大部分是空罐头瓶子，也有几口袋大米、白面和咸盐之类的日用商品。尤创新折断一根树枝做成筷子，又将挂到树杈上的那袋带汤的拉面一起递到尤寻租手中。

“也许这是最后的晚餐了！”尤寻租接过来一边吃一边感慨地摇头苦笑道。

“你干吗那样悲观呢？今天是最值得庆贺的日子，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看这条溪水，咱俩不就是这样吗！”尤寻租用筷子遥指山谷里的潺潺流水，一语双关地说。

“不上大学也一样能成才，上大学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找职业没有不要文凭的，县里省里人才市场我都去过，上不了大学，这辈子就是白活了！”

“没有上过大学做出成就的人太多了！报纸电台经常报道他们自学成才，比如……”

“那些例子我都知道，听收音机耳朵都磨出茧子了！你甭说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人家是天才，我是蠢材。我今天真想去死，两眼一闭，从这跳下去，一切痛苦都结束了，你把这十二匹马带给你爸，替我交差。”尤寻租把吃剩下的塑料袋和筷子朝山下一扔，做出个要跳崖寻死的演示。

尤创新坐到他的旁边用深情的目光审视着他，好像寄予着无限的同情，继而用自己那双修长的手指去抚摩他那张白白净净的瘦脸，高挺的鼻梁，浓眉大眼，棱角分明，小小的脑袋细长的脖子，搭配得十分和谐受看，也许是情人眼中出西施，越看越美，越看越觉得死了可惜，喃喃地哀求道：“告诉我，怎样才能让你恢复起生活的信心？为了我，为了你妈和你爸你不要再往那条道上想，以后，我每学期放假回来都给你补课，你准备自学考试，只要努力一定能通过，相信我吧！亲爱的……”

当她的手指滑到他的胡子上时，他就张嘴咬住了她的食指，像吃奶似的裹了起来，认真地吸食着，舔得直吧嗒嘴，本能地自言自语道：“真香，真香！”

“不，你的眼泪是咸的！”

“不，你的手是甜的，又香又甜真好吃！”异性相吸，两个人席地而坐逐渐抱到一起，在草地上滚了起来。他一冲动就解开裤带露出秘密武器：“你让我偷吃禁果，我就会有信心了。”

尤创新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坚挺丑陋的东西，不禁板起长瓜子脸推开来，严肃地说：“我还要上学呢！哪能这么早干这种事呢！”

尤寻租提上裤子一看她真生气了，背向她坐了起来，不再理她了，真有点不好意思，热脸贴到了冷屁股，叹口气自责道：“我真没脸见人了！”悄悄地向悬崖走去……

尤创新坐了一阵觉得他没动静了，以为他真的跳崖了，就站起来四处搜索，半天也找不见尤寻租的身影，往上看太阳西斜已经是过了晌午，往下看有一边是立陡悬崖，左右两边是来去的羊肠小道，草坡上的十二匹蒙古马儿都吃得满嘴流出绿色草汁，肚子有点圆了，不断地打着响鼻。应该翻山回家，如果天黑会碰见狼就有危险了。她冲着悬崖呼喊了一阵，只能听空谷回音和呼呼的松涛声，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想起尤寻租那张棱角分明的瘦脸，在她骑马摔伤那段时间里曾背着她翻过这座山去上学，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当时她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就问他：“我将来怎么报答你呀？寻租哥！”一连问了多少遍，尤寻租才笑着说：“将来给我当媳妇吧！”这虽是玩笑，但却寄寓着彼此的情谊，两行热泪簌簌地从她的长瓜子脸上流淌下来，也许他真的害羞不愿再见面了，她边哭边自言自语地说：“寻租哥，我真对不起你，让你太难堪了！我一定嫁你，你快回来吧。”她一边哭着一边把驮架驮篓搬到马身上。

躲在大石头后的尤寻租听得清清楚楚，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尤创新的背后，拦腰将她抱住两手拼命地抚摩她的胸部。尤创新陶醉在意外的惊喜中，闭上双眼口中不禁埋怨道：“你真坏，竟来吓唬我。”

“你答应嫁给我了！咱们现在就结婚。”他一边说一边去扒尤创新的衣服。

她指着那些众目睽睽的马说：“当着它们，你不怕人家笑话你。”

“你真傻，牲口连衣服都不穿，就是人老用衣服来装饰自己。”

尤创新将被扒开的衣扣又系上，半开玩笑半正经地说：“你要能征服我，把我按倒在地，我就嫁你，不告你强奸罪。”

“真的？你说话可得算数啊！不兴反悔。”尤寻租系上裤带就去摔她、拽她、拌她，使出浑身招数也弄不倒她，尤寻租有点黔驴技穷了，竟趴到地上去搬她的两脚企图把她掀倒。尤创新脚穿一双白色旅游鞋，两腿劈开站着像块铸铁一样稳当，当尤寻租搬不动她双脚去用双手搬她的一只脚时，尤创新顺势将他的脖子夹到自己的两腿之间，尤寻租被夹得喘不上气来，哎哟直叫，经过这么多折腾，尤寻租的性冲动早已消散，只顾大口喘气，“以后总有一天我会把你按倒，叫你服服帖帖给我当老婆。”

“一言为定，以后再玩！今天咱该打道回府了吧？寻租。”

尤创新和尤寻租演了一场闹剧之后，尤创新跟着马帮一边走一边想：我为什么会爱上尤寻租呢？自己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偷吃禁果，为什么尤寻租却总想去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尝试呢？难道这就是爱情吗？这些自己怎么思考也得不出答案来。可是她又偏要去想，去思索。她好像养成了一种奇怪的嗜好：总愿意去做个事后诸葛亮。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想去思索一番，好像是去总结经验一样，企图超然物外，进行一次抽象上升和概括总结。可是今天她怎么也想不清楚，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尤寻租错了。她是出于本能上的不需要而拒绝他的要求，显然两人关系有点紧张，话也少了，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马铃声。枣红马突然停步，举鼻冲天，仿佛在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信息，四处倾听的耳朵在旋转着，继而发出一声长嘶。这时垂头丧气的尤寻租发现脚边有一堆灰色的狼粪蛋，很新鲜，不禁有点惊慌失措地喊了一声：“狼来了！”

其他几匹马，有的肚子撑圆了，便乘着减速之机，平着脖子闭目小憩，有的还在偷嘴抢吃几口路边的嫩草，满嘴流出绿汁。走在最前头的尤创新循声察看，却见在夕阳下一块巨石上站着一匹大灰狼，平翘着尾巴，伸头探脑地向马帮张望。后边的尤寻租又喊道：“哎呀，今天就带了一把镰刀，这咋办？”

尤创新波澜不惊地回道：“你拿着，我有办法！”她依旧赤手空拳地领着马帮向前走，在荆棘丛生、山花烂漫中有一棵枯枝，有茶杯那么粗，她身手敏

捷，跳上去拽下来，走到巨石下面对枯枝进行修剪，将枝杈逐个掰断，发出嘎巴嘎巴的清脆声，仿佛是在向灰狼示威，直到修剪成一根一人来长的木棍。她一副冷峻的瘦脸目不转睛地监视着灰狼，向身后的尤寻租命令道：“你赶着马帮继续走，不要管我，注意稳住神，千万别慌跑。跑得再快也跑不过狼。”她站在狼和马帮之间，像个屏障似的，让尤寻租领着马帮从她身后穿过。

站在巨石上的灰狼这时在作壁上观，也许在盘算着自己的麻秆腿是否会有树枝那么结实，它虎视眈眈地观察着脚下的马帮，除了几匹蹄子还没长圆的小马脚步有点错乱之外，大队马帮依然秩序井然，这些蒙古马儿似乎都对狼的存在不加理睬，甚至视若不见，只要它发现有一匹跑出队列的掉队逃兵，就会来个居高临下的饿狼捕食，而它身后藏在山谷里的狼群看到侦察兵的行动之后，就会像潮水一样向马帮发起总攻。

尤创新手持木棍像个马帮的保护神，一直站在灰狼同马帮之间，最后她成了马帮的尾巴一步一回头地监视着灰狼。她听父亲说过：狼很狡猾，会想问题，有判断能力，当它认为打不过你时，就不会轻易出击，一定要临危不惧，这是胜利的保证。灰狼的两只眼睛在夕阳的残照中闪着红光，一直注视着马帮的行踪，狼尾平翘，好像随时都有可能向马帮发动袭击。尤创新坚持着高度的备战状态，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木棍，向狼示威，随着距离的拉开、拉远，狼的威胁在不断地减弱，尤创新向马帮的前方喊道：“现在看来，我们有可能同狼和平共处了！”

她没有听到尤寻租的回话，便又没话找话搭讪着喊道：“寻租，看来还是我对，如果像你那样偷吃禁果，耽误了时间，灰狼肯定要发动袭击，那我们就葬身狼腹了！”

尤寻租这才大声回答道：“能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你真没出息！好不容易来到这世界一回什么作为也没有，就结束了一生，那也太窝囊了，真是枉为人也！”

尤寻租不甘示弱地说：“吃了禁果也不一定就葬送狼腹，我们老祖宗刚来野狼沟那阵，才两个人，同狼一直和平共处到现在，繁衍成八十多户三百多人了。”

尤创新好奇地问道：“咱们老祖宗到底是谁啊？”

“就是我爸的爸的爸的爸的爸。”

“几个爸？五个爸？五代人？”

“对！一百多年前，每二十岁算一代，那就是五代人了，尤家兄妹俩，还有两个仆人都姓尤，被清兵追杀到野狼沟，由于清兵看到狼群才退回去。”

“那么说，狼群还有用了？”

“是啊！没有狼群救老祖宗，吓退清兵也就没有咱们了。”

马帮绕过山顶以后就可以看到黑森森的野狼沟，在夕阳西下的景色中显得阴森而美丽，松涛发出呼呼的吼声，呈现出一片墨绿色的基调，丛生的荆棘又给森林涂上一层暗红色，光秃秃的巨石不时突现出灰白的浅色，映衬在夕阳残照中幻化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尤创新看到家乡的美景不禁长吁了一口气，做几次深深的呼吸借以放松适才遭遇灰狼的紧张，情不自禁地张望着起伏的远山和天边变幻的彩云，口中喃喃自语道：“咱们野狼沟实在太美了，一想到要离开它，我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尤寻租用手推了一下头上的白色遮阳帽，感慨万千地叹了口气说：“你这回可跳出这个穷山沟了！去青岛上大学，毕业了再上北京或上海工作，这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享受够了大城市生活再回来旅游一番野狼沟，换换口味！”

尤创新一本正经地抗议道：“才不是呢！我爸叫我学发电，毕业回来要照亮野狼沟，彻底告别咱们这儿的原始社会。”

尤寻租哈哈大笑起来，讥讽地说：“回这沟里发电？真能开玩笑，你要真的点上电灯，那些狼群不都给吓跑了？”

“不开玩笑，我也真是这么想的，不然怎么会报机电专业呢？等我给你发了电以后，点上电灯我再和你结婚。”

尤寻租不以为然地用鼻子哼了一声：“你这是哄小孩呢！刚才都不想跟我干，等你毕业以后再跟我结婚，这是神话还是鬼话？”

尤创新娇嗔地抱怨道：“干吗你总想干那事！我说的是爱情，你却总想那些低级趣味。”

“什么是爱情？你现在都不想干点实在的，还老谈什么爱情！”

“爱情是一种感情投入，是纯洁的发自内心的情感寄托，谁像你那样总想来真格的！你这是对爱情的亵渎，人家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爱情才是纯洁的，

是真正的感情的奉献。”

尤寻租摇头晃脑地撇撇嘴，冷笑道：“你就会耍嘴皮子，空谈爱情，爱情接不上火，那叫什么爱情？爱情就是要实践实践。”

尤创新撅着嘴嘟囔道：“你要老是这样，可真会伤害了我对你的感情。”

尤寻租也意识到这是对他的警告，不敢再提出些非分无礼的要求，心里很不痛快，沉默使他的热血开始冷静。尤创新看到他棱角分明的瘦脸上被批评得红一阵白一阵，似乎有点羞却了，就不想再往深里说了，就适可而止地自我反省起来，在她少女的心目中只有这位貌似英俊的瘦脸引起过自己的好感，成为她的意中人，只是美中不足，总觉得他太粗俗了，太不够品味了，甚至有点低级趣味了！虽然她也曾有过如火如荼的感情冲动，但她总压抑着自己的激情奔放，冥冥之中模糊的感觉到一个有志青年应该抱有高尚的追求，不能丧失理性地总跟着感觉走。每当她耳边萦绕着尤寻租的苦苦追求时，这些甜言蜜语虽然不能不触动她的感情潮水，可是她有个习惯，总愿意“吾日三省吾身”，不断地反思自己，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尤寻租对她的要求是爱情吗？有时感到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有时又感到是否定的，经常是犹豫不决的处于模棱两可之间，可是一经换位思考，好像又觉得太实在的东西反而是一片虚无缥缈的幻境，而那些虚幻的东西反而倒是切实可行的。如果她在同狼群搏斗中不幸身亡，尤寻租能为她而跳崖自尽，那倒是一种爱情的表露。但她相信尤寻租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想到这里，不禁有点失望！因为尤寻租梦寐以求的是男女交欢，不是纯洁的感情，他不会去为这种感情奉献生命的。那么，自己爱尤寻租又爱他什么呢？想了半天，好像仅仅是被他的英俊美貌所吸引，难道爱情就是一种性感的吸引吗？如果尤寻租在同狼群搏斗，她是断然不会独自逃生的，一定要并肩战斗，哪怕是粉身碎骨。她思考的结果好像感情和理智总在打架，打得难分难解，要想把尤寻租的倩影从自己意识中抠出来似乎很难，虽然父亲和母亲都一再说过：“尤寻租是个不怎么实在的后生，靠不住，他没有尤建公实在。咱家的罐头厂能交给尤建公，不能交给尤寻租，别看建公长得丑但人不可貌相，以貌取人会误大事。”父母之言虽然萦绕在耳边，可是一想到尤建公那副缩脖端腔、头大脖子短的窝囊样，尤创新的爱神之箭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他瞄准的。去爱一个丑人，

就像去吞嚥一口大粪，怎么会不令人恶心呢！想到这里，尤创新又觉得偷吃禁果也不无理由，不是上帝不让就是父母不允，不然怎么叫做偷吃呢？她摸摸口袋里的大学通知书，不禁暗自好笑，年纪轻轻，来日方长，何必去想这些令人耗神的事呢？等大学毕业回家工作以后再说吧！

为了缓解尤寻租的低落情绪，尤创新又没话找话说，让尤寻租讲讲尤家老祖宗为什么会遭到清兵的追杀。尤寻租无精打采地说：“因为他们是革命党同盟会，说满清耽误了明朝发展资本主义，犯了灭门之罪，才遭到屠杀。”

尤创新看他情绪稍有好转，就表扬道：“你对历史倒蛮有兴趣，我很爱听故事！”

“我看中学里就这门课有用，还有意思！”

尤创新记得尤寻租的数理化经常不及格，就委婉地说道：“如果听故事能当饭吃，我就不去青岛上大学了，天天听你讲历史故事！”

尤寻租悟性差，没明白这是幽默的批评，就兴高采烈地说：“那好啊！我天天给你讲，晚上躺到被窝里也给你讲，准把你哄睡了！”

尤创新又问道：“你说古代人为什么总把爱情比喻为天上的比翼双飞鸟、树上的连理枝呢？”

尤寻租不假思索地说：“还不就是互相搂抱，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吗！”说着说着就凑到跟前拉扯着尤创新的手，要做出互相搂抱的姿态。

尤创新快走了几步，争脱开他的手，心想道：一让他高兴起来，就要来真格的，不禁感到他有点粗俗，甚至令人讨厌。尤创新虽然是个刚毅多于柔情的姑娘，但她憧憬的爱情却不是这样的赤裸奔放，而是含蓄委婉的表达。她几经反思的结果，好像自己倾慕已久的情人，并不是自己的如意郎君，在情感上、情趣上、意向上和品味上都同自己大相径庭，好像能够使她满意的仅仅是他的相貌英俊和身材比例匀称，这时她才意识到，不应该总让自己的感情自然流淌，应该用理智来加以控制。不过这些想法只是一种模糊的观念，在脑子里一闪就过去了，还远没形成一种思维定势。